



明齋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必士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粹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

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荆州之計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誦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顧

劉燭然無可得看方可則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訛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况所比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當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終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爲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天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人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孝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越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

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
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
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兼收以見區區
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
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
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
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答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感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
廣為佳耳

答吳伯曹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并其次
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
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
煩伯曹為編集其例加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樂只

音止二字合
附本字下

鄘

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
為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

王

中谷有蓷

遇人之不淑矣淑善也三字合以上略見

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自已添者却刪去

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篇中第二

章注中已略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

中未解可採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

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王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

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為先

王則恐謂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請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

實矣

末言溥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撥曰將曰格

曰禴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

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

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

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

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
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借老魯之掃也字書云掃整鬢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

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

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

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

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

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

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肚

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

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

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

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

亦以腓為庇若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

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

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有丹其腓又有它訓不知此字竟

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後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倦倦於此今以爲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

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一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決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趣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搨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說

追琢金玉以興我正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恐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下齊者爾若

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註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抵牾以愚愚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熟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見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爲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

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其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

好彊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見於欺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人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一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駢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躰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細若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谷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云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
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
詩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
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今
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
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
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
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實調護求寬假
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
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
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溥必

也赴省後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
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
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受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
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
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勉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
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
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

不同

注云中即礼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礼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明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不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

五殊二實一實陽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爲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尤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者則其

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
大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
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
王欲慢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此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
但以有師命不可謂教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
王乃有披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披
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決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况淮泗能

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
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
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海淮泗水皆從此以
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
是夫差所通之邪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
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中庸或問不誤只是文字拙澁不足以達其意耳必有是
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
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吳伯豐

文問臨事不得力問是靜中欠却功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示友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字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踈也正溥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精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一功夫庶不悞後人在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獨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定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信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

此謀小君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
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
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威名賁書與古靈薦自中亦其里
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日出非元料所及
亦竟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
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詞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
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正官亦當自
乃求遂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
以相彊矣閑中頗有孝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孝得以自整

然覺得今世為孝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
則覺得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因為有害然猶為近本
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
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
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
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
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
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
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

爲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揆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孝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孝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孝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真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古之孝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孝文者與後世

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孝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謝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

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

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二南之外辭湯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樂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

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事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故其聚而生來而神者皆曰神而在人則魂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爲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

氣而為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袖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得為之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為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為可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為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為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二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言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

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如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

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
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
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
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
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疑聚祖考之氣氣與質
合則其散者疾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欲非類
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近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
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
於存亡聚散之故宗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為感應者
益混濛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
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
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
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
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深長推說太多恐
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為踈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荅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為去計亦會足疾
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
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者文字者不
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
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

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
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
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
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
衰年未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止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
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
幸甚幸子耕父固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
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
矣

答吳伯豐

其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

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穴胃已在面前矣
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霽恩始有復生之望
方欲收召魂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獲可措手矣禮
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且歸家
俟詞情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
空得胥胥往來之譏耳

答吳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
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
去徃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
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

評景陽皆可與遊糾椽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
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自苦內障左已不復
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
得請而向來嘗議殫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
容已前月未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宣責言路決不相
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它不敢
有所與矣南鄉子耕見愛殊孳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
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
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日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
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
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瀟海之間不落窠臼矣老拙感

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孟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
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
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
略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
大學中庸近若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日愈
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
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
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
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

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
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
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况與
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更幸續寄示旋得尤佳
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
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羣者而又外有它
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
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答吳伯豐

真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
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
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
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
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
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
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
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
首章善道性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汝

如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竊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摹固有廣狹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宮一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宮之當存也

恐未安

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丑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意蓋謂即誠之體而明之用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天下之言既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可不言而喻矣此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橫渠曰詖辭徇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

齊物亦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
難呂氏以申韓為說馬遷之類為淫楊墨夷惠為邪莊
周浮屠為遁南軒以告子為說楊墨為邪莊列為淫遁
今集註則以四者為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
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說淫邪遁之尤者然
呂氏以夷惠為邪恐未為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說致曲則
邪此語勝其它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
亦未盡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

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為
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為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蒲
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
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赧謂之
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
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夫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
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此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

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義則亦無非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蠲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誦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

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乃分為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為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慈也要之有病不可使以為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乎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何耶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布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十二章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然伊川周公其效乃遲之於二年之後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其德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效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抵殺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三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

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

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觀顏子拳拳服膺守之固也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因不足以適道然不免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為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曾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為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縝密生

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于約其先固守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問辨攻索而後得之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為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

望至治之說恐不然

泄邇忘遠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傷忽略之意

橫渠云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為退讓過越之事也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故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為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

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
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
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

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抵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答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

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
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
章讀之其叙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為不同甚明二
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
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
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
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
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為之憂蓋必如
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

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
已而不能自己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
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
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
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
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
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
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
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總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
人繼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
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
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為說此
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
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

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然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窮困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己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為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答吳伯豐

又聞攝事郡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血氣之盛衰猶足為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它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

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有它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言語則又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浩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氣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折祭禮鄉來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略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虛不子故細又免已成後却送去附入音疏便成全書也直卿所寄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亡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畧成文字此可以為戒也

祭禮

廟制一

以王制祭注等篇為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為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

衣冠昏禮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

同上

有司四

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主諸篇似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移入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目為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

郊社七

以大宗伯紀天神祭地祇之日為主而論

義則春秋慕列中

義則春秋慕列中趙伯循說外當依載之

義則春秋慕列中

義則春秋慕列中趙伯循說外當依載之

義則春秋慕列中

義則春秋慕列中趙伯循說外當依載之

祭統八

郊社處亦當將入注疏後以下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為正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之禮處却檢在祭義篇內

或別立祭祀一篇禮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

及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

但除去篇目數句入祭統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迂而遂篇

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為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

以下又次之此為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

事為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雷

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亨然

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為首今亦當以此為首而戶竈

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為經而疏為注其首章即

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

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

使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為善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

目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

書與否深可嘆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

猶未悟書來切但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詩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它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類也實之不及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姜叔權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人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

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大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

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戒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向足以相譏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荅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荅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荅姜叔權

所云既真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

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荅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湏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竒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荅汪長孺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略有未當處其它所論首尾相
救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
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
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
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
孟子言之詳矣今日曰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
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
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
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
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說

則其失亦只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
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拆之未可容易輕肆
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
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爲義則
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它人見
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
尋常點檢它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
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
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

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荅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為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大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孝定靜乃孝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為證也

荅汪長孺別紙

大孝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石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為刺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見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為孝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

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為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

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為恭者，本不求遠恥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為勸戒，非謂詩人為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占無遺耳。

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為

中字不知如何

楊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祀之

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注云孝悌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悌於兄則人化其悌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

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悌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孝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上之人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脩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

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榷也

荅汪長孺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

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
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抹今又
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恠多端一向走
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荅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
遽去悵想迨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
邑人不謂滯留豫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
熹衰病抗拙不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即行矣代者
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爲政尤以教化爲尤務
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墜緒興起頽俗固爲未晚幸勿
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
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荅李叔文

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往之懷奉告獲聞此日清秋尊履
萬福爲慰秋試不得賢者爲重深以爲恨初見考官說恐
在小榜中旣又不然殊不可曉業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
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爲左右輕重也示喻知府文
台意極知不當再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
自折闕耳已囑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也郡中所糴
不佳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度至仲冬不致遽懷即無
慮矣它諭諱悉深荷留念當悉施行放旱通計須及七分

若逐戶全損自不妨全放也何時入城冀得款晤民間利害有聞願悉見告尤所深望也

荅李叔文

薰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復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荅李叔文

喻及為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

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總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淵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眩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荅葉永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

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
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
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
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
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
向兩端而任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
推之當自見得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
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而知新便可為人
師則窄狹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溫故知新止是

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溫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
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徇物踐迹者之所為如是則
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為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
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溫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解又曰
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溫故知新為
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後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
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
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思竊謂
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

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此章之說揚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方言繪事後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彊私家得

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

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游氏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儒謂子貢多言故以此告之未
審是否

或當有此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止也

觀過斯知仁矣過而知仁何也

伊川先生及尹氏說盡之

或問補之說子曰不知也或曰夫子言不知以躋僖公

為魯諱也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明其知而不言

此章呂氏說為得之但云不可盡知則非此所云為魯諱
者恐不然又云明其知而不言則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
矣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前輩說射不主皮儀禮大射篇文為力不同科者夫子解
禮所以如此者為人之力不同科故也此說得之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
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恥也或
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同意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勘切耳

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道先生云忠
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
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
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
以忠行便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
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詞也

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

之器答之者瑚璉施施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
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
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
如之問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
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吾未見剛者云云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欲
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
思而已矣聖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慾或曰思而不正
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

矣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云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
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子能
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食非樂也
忘也二說孰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看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云云語錄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
思有思則為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日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

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孰謂微生高直云云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
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夫
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哉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
之一字由無妄人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
至誠則無它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
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為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當
敬者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

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顏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顏子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實也人誰無實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已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賤已甚矣范氏評

人自詘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實亦非是此蓋言羨賢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了便無餘味使人不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溫濡以媚說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

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好之者如遊它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或者謂此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同必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今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答不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已分

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容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它事而止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亦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

能之苟有願乎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者謂子路拊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絕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旣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絕之說亦未端的宰予不仁若無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荅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俟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

三大字本就單上寫成旣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間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胷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取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三



